



看尽三十三宫阙，最高不过离恨天。
数遍四百四病难，最苦不过长牵念。

与《琅琊榜》《鹤唳华亭》并称
三大宫廷权谋经典

数度修订 | 震撼完结

字字珠玑 句句锦绣
千万读者欲罢不能的惊艳之作

玉阶辞

青湘

作品

下

一段惊心动魄的夺嫡风云，一场波澜壮阔的爱情阴谋，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快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悲哀，
这便是帝王家。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玉阶辞

yu
jie
ci

青湘
作品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阶辞：全2册 / 青湘著.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369-1

I. ①玉…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2452号

书 名	玉阶辞
作 者	青 湘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朱琳琳
责任 编 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朱琳琳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90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369-1
定 价	49.80元（全2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上】

CONTENTS



第一章	望海潮	001
第二章	太平年	021
第三章	定风波	038
第四章	诉衷情	055
第五章	芳心苦	074
第六章	慢卷袖	093
第七章	帝台春	112
第八章	更漏子	130
第九章	一剪梅	148
第十章	朝中措	165
第十一章	满庭芳	183
第十二章	感皇恩	200
第十三章	东风寒	217



目录【下】

C O N T E N T



第十四章	倦寻芳	237
第十五章	怨王孙	254
第十六章	琐窗寒	272
第十七章	千秋岁	294
第十八章	朝天子	312
第十九章	寰海清	333
第二十章	水龙吟	351
第二十一章	归塞北	370
第二十二章	玉京秋	393
第二十三章	朝玉阶	414
尾	声	430
番外一	长相思	432
番外二	双陆	453
番外三	凄凉犯	466



第十四章 倦寻芳

程谨再度拜相的旨意下达后，皇帝特意在紫宸殿单独召见了程谨。

两年后以宰相身份重新立于紫宸殿前，程谨也颇为感慨。其他几位宰臣刚好结束了与皇帝的会面，从殿中鱼贯而出，为首一人正是宋遥。

程谨见到几位同僚，略整衣冠，然后向他们走去。宋遥也看见了程谨，目光复杂地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停住。

程谨向他一揖，宋遥也还了礼。宋遥沉默了一会儿，微微扯动着嘴角，平静地说道：“恭喜侍中。”他虽是口中道着恭喜，脸上却并没有笑意。

程谨也以同样的礼貌表达了他的谢意。

宋遥手一抬：“陛下正等着侍中呢。”

程谨点头，向殿中走去。数步之后他再回头，见宋遥仍拢着袖子站在原处。两人目光交汇片刻，宋遥微微低头，再度致意，随即远去。

程谨苦笑，宋遥必是因他在背地里向皇帝进言，因而恼了他。如今的几位宰相中，宋遥仍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人，他若要趁机刁难，入阁以后自己恐怕会举步维艰。然程谨的心性也已远非昔日可比，并不肯因此示弱。

转眼已到了门口，程谨深吸了一口气，缓步入内。

皇帝召见，自然是好言激励，让程谨以后尽心国事；程谨表示会谨奉君令，再拜而出。

回府时，程谨从车内看见有数辆马车停于街口，便吩咐车驾直入府内。进门下车，果见家仆拿着一叠拜帖送了过来。

此外庭中尚立数人，皆着内官服饰，显然是宫中来人。听见车马的声音，为首的一人回过头来，正是王顺恩。

程谨上前相迎：“中官。”

王顺恩施礼之后微笑道：“贤妃闻知相公再度入阁，特命我等送来食盒，以作相公烧尾之贺。”

“有劳贤妃记挂，请中官代某致谢。”

王顺恩含笑说：“奴婢一定转达。贤妃还有言：虽然以后相公必然会国事繁忙，但还请相公继续担任两位皇子的老师，教导他们为人处世之道。”

程谨含笑：“某绝不敢辞。”

“既然话已带到，奴婢这就回宫去了。”王顺恩含笑辞别了程谨。

王顺恩走后，程谨吩咐仆从，将前来拜访之人一概挡驾，不过他仍颇有兴味地翻看了那厚厚的一叠拜帖。李氏和琴女这时才有机会上前和他说话。

“这么多拜帖？”琴女一边哄着啼哭不止的次子，一边咋舌。

“以后只怕会更多。”李氏含笑说。

琴女笑道：“这些人……以前罢相的时候可没见过他们来过。”

“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此乃世间常理。”程谨却表现得很平静。

“现在你可知道谁才是好人了吧？”琴女道。

程谨笑而不语。

琴女噘了下嘴，略有不满。不过儿子哭闹得太厉害，她无暇争辩，匆匆地抱着孩子走了。

李氏却笑道：“贤妃为人的确值得称道。阿郎罢相，她不以此轻视；阿郎起复，她也尽了礼数。那位宋相公以前虽和阿郎走得近，阿郎罢相，他却也就不来了。”

程谨苦笑：“那个时候他也不便与我们往来。”

李氏素来温和，并不与丈夫纠缠这个话题，只道：“咱们以后得想办法报答贤妃厚德。”

程谨笑着将那叠拜帖推到了一边：“恩自然是要报的，不过我想最好的报答，还是让两位皇子成才。”

李氏点头：“阿郎所言极是。”

程氏夫妇闲话家常，却不知王顺恩出了程府并未急于返回，而是隐于小巷，悄悄地观察程府动静，直到日暮时才返回禁中复命。

绮素早就在等他回来，闻报立刻让他入内，细细地盘问。

“程相公怎么说？”

王顺恩恭恭敬敬地行了礼，将在程府的所见一一道来。

“程相回府后都见了哪些人？”

王顺恩低头回答道：“程府闭门谢客。奴婢观察良久，虽上门拜访之人不绝，但程相公并未见任何人。”

绮素点了点头：“知道了。这件事你办得不错！绿荷，取绢帛五十匹给他。”

绿荷应了，当即命内官从库里搬运来绢帛。

王顺恩受宠若惊：“此乃奴婢分内之事，不敢当此厚赐。”

绮素微微一笑：“这是你应得的。我让你多注意程相公，你做得很不错，那番提点也恰到好处。用心办事的人，我自然不会亏待。”

王顺恩谢过，默默地退了出去。

绮素这时才长舒了一口气。送程府烧尾事小，让王顺恩观程谨心性才是真正目的。若程谨一复相位便忘乎所以，就算是这些年费尽了心思拉拢，她也必然会弃之不用。可程谨拜相之后并不与趋炎附势之人为伍，显然并未昏头，绮素这才有些满意。两年的起落的确让程谨成长了不少，这份沉稳已足以托付大事了。

程谨为人正直，自会认真教导两个孩子，日后朝中纵有变故，料想他也会有所回护。接下来……她转向正在书案前写字的两个孩子，接下来就要看这两个孩子自己能不能成器了。

似乎感受到了绮素的目光，莲生奴停笔，抬起头，用一双澄澈的眼看向母亲。绮素向他微微一笑，他也腼腆地回以一笑，低下头去继续写字。再看长寿，早就趴在桌上睡着了，压在他身下的纸被他的涎水濡湿了一片。绮素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上前在长寿的桌前一拍，长寿哇的一声，揉着眼睛坐了起来。

“让你写个字就睡觉，”绮素忍不住数落他，“你可有点做兄长的样子？”

长寿看了一眼正安安静静写字的莲生奴，眼睛滴溜一转，讨好道：“我昨天背书背得太累了才睡着的，程谨可偏心了，莲生奴只用背一篇，我却要背两

篇呢。”

绮素沉下了脸：“你怎么可以直呼老师名讳？你长这么大，难道连尊卑都不知道？你说程相公偏心，你怎么不说你比莲生奴大两岁呢？”

“他？”长寿撇嘴，“谁要像个书呆子一样，除了写字就是读书？闷也闷死了。”

“住口！”绮素警告地喝止他。

长寿见母亲声色俱厉，不敢再顶嘴，嘟着嘴心不甘情不愿地提起笔练字。

绮素有些担心地看了一眼莲生奴。莲生奴显然也听到了长寿的话，却只是抬头看了长寿一眼，然后依旧埋头写字。绮素不觉叹气，莲生奴不像长寿，他从小就听话，很少扰人，给他一把竹刀他就能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玩上很久。他两岁时绮素抱着他识字，他学得很快也很专心，程谨讲解的经文他也领会得很快，只是这孩子未免过于内向了。

两个孩子本是一母同胞，却生性迥异，也不知最后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子？绮素正想得神，却见绿荷匆匆入内禀报：“柳昭容殿中宫人来报，说昭容恐怕是要生了。”

离柳昭容分娩尚有两月时，绮素就命人做好了准备，闻报并不吃惊，只是问道：“可告知给至尊了？”

绿荷道：“昭容殿中已经遣人去了，不过听说北府那边出了点事，至尊正在紫宸殿急召大臣，报信的人被拦在了外面。”

绮素微一沉吟，叫来王顺恩，让他去紫宸殿外守着，等皇帝一结束召见就前去通禀。王顺恩领命去了。绮素又遣了妥当的人去柳昭容殿中守候，若有任何变故，即刻回淑香殿禀报。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便有人自淑香殿回返，说生产不太顺利。绮素又遣人去请太医署医正在柳昭容殿外待命，以备万一。即便如此，她仍不能完全放心，踌躇一会儿后对绿荷道：“事关皇嗣，不可大意，我们还是亲自去一趟为好。”

绿荷点头，即命宫人导引，与绮素同去柳昭容殿。

方到殿外，绮素便听见里面隐隐的呼痛声。她转身命宫女们在外待命，只携了绿荷入内。殿中宫女见着绮素都欲行礼，被绮素伸手制止。绮素见这些宫人慌慌忙忙的，不由得皱眉，快速地指挥着宫人们准备各种所需物品。这期间绿荷已

让人捧来了清水、澡豆。绮素净了手，方才进入内室。

柳昭容躺在榻上，脸已疼得变了形，额上发丝被汗水濡湿，完全不似平日的艳丽华贵。她疼得那般厉害，却还在挥手，不让产婆靠近，产室的一干人等急得满头大汗。

绮素见状急步上前，轻声呼唤道：“昭容。”

柳昭容认出了绮素，挣扎着抓住了她的手。可除了呼痛，柳昭容实在发不出声来。绮素看她口形，倒也读懂了她的意思：“至尊。”

绮素的手被她捏得隐隐作痛，却仍是和颜悦色地说道：“至尊尚在商议国事，不过我已命人前去通禀，相信他会很快赶来，还请昭容安心。”

柳昭容听了精神略略振奋，终于清楚地说出了两个字：“我怕……”

绮素柔声安慰着：“别怕，第一胎都会比较辛苦，不会有事的。”

她见柳昭容情绪渐渐平静，才向身后的产婆点了点头，产婆及数名宫女这才上前助柳昭容生产。整个生产过程绮素都陪伴在柳昭容身旁，任由她握紧自己的手，甚至在上面抓出了数道血痕。

另一方面，皇帝与几位朝臣商讨国事耗时良久，几位大臣退出后，王顺恩才得以通报此事。皇帝闻报赶去时，已是深夜。皇帝刚到殿前，便听见里面传出了一声婴孩的啼哭。

“生了？”皇帝愣在了殿外。

不多时便见绮素扶着绿荷的手走了出来。绿荷眼尖，先看见皇帝，接着绮素也看见了，便放开绿荷的手，走上前向皇帝行礼，同时道：“妾向至尊贺喜，柳昭容为陛下添了一位公主。”

皇帝见绮素面有倦色，轻轻地握住她的手道：“辛苦你了。”

绮素微微一笑：“辛苦的人是昭容才对。昭容已问过陛下多次，还请陛下入内吧。”

皇帝点头，刚要迈步，却瞥见绮素手腕上的几道红痕，不免问了一句：“怎么回事？”

绮素轻轻地用衣袖盖住，低头道：“没事，至尊不必挂心。”

皇帝略一思索，已知道了因由，心里一软，替她将散落在额前的一缕发丝掠至耳后，柔声叮嘱道：“回去先上药，别留下疤。”

绮素点头，小声道：“小伤而已，无须操心，至尊先去看昭容吧。”

皇帝有些歉意地向她笑了一下，转身入内。绮素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直到绿荷出声提醒，她才回过神来，向绿荷一笑：“回去吧。”

绮素转身回了淑香殿，皇帝则在殿内注视着她的身影，直到她二人走得远了，皇帝才移步内室。产妇和新生儿都已移出产室，乳母是早就备好的，见皇帝入内，便抱着刚出生的女婴上前行礼。皇帝免了她的礼，让她抱着女婴到近前细看。在皇帝见过的婴孩里，这女婴的五官无疑是最秀美的。皇帝原本只有一女，这时又添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女儿，自然满心欢喜，便走到床边对柳昭容说道：“女儿很漂亮，辛苦你了。”

柳昭容嘴动了动，似乎想笑，却笑不出来。得知生的是个女孩，她只觉得如一盆凉水浇下，连孩子出生的喜悦也给浇熄了。

早前宫中因她梦龙而传言她这胎怀的才是真龙，她初时不以为意，时日久了，传言说得越来越真，再加上母亲和相士都断言必是男胎，她不免也有些动摇，觉得自己或许真有天命。孩子一生下来，她听到绮素说是个女孩，不由得一阵气苦。

此前的真龙传言宫中已尽人皆知，要是知道自己生的竟是个女儿，还不知要怎么笑话自己呢，尤其是一同入宫的那几个人，不用想也知道会是怎样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偏那贤妃还不知趣，在一旁连声夸赞这女婴漂亮，说刚出生的孩子里，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贤妃越是羡慕，她便越觉得刺耳。贤妃自己育有两子，何必假惺惺地做姿态？可贤妃的地位远高于她，她纵然不满，也不敢发作，一腔火气便不知不觉地移到了女儿身上，怎么会是女孩？怎么就偏偏是个女孩！

皇帝却不知柳昭容的心思，反而兴致勃勃地问道：“不想看看咱们女儿？”

柳昭容偏过头去，声音显得有些淡漠：“我累了，过几天再看吧。”

“也对，这个孩子你生得辛苦，朕该体谅的。你歇着吧，朕去别室看女儿。”皇帝朝乳母挥了挥手，乳母领命，抱着婴孩出去了。

皇帝也接着起身，柳昭容却回过头来，委屈道：“至尊连多陪妾一会儿也舍不得吗？”

皇帝一笑：“哪里话？我以为你想歇着了，怕留在这儿扰你安眠。既然你这么说了，朕在这里陪你就是。”

柳昭容这才一笑，随即嘴角又垮了下去：“妾以为会是个儿子，没想到竟是个女儿。”

“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朕都喜欢。”皇帝握着她的手问，“你说咱们女儿要取个什么名字才好？”

柳昭容意兴阑珊地道：“女孩的名字有什么要紧？”

“这话就不对了。咱们女儿一看就是美人坯子，自然要有个好听响亮的名字才能配得起她。”

“妾没有意见，至尊做主便是。”

柳昭容态度冷淡，不免让皇帝扫兴。但看在女儿的分儿上，皇帝还是捺着性子说道：“朕看你是真累了，你还是先休息吧，朕再去看看小公主。”

皇帝起身出去了，不多时就听见皇帝兴冲冲逗孩子的声音从隔壁的房室传来。柳昭容知道那是孩子的卧房，想必皇帝正满心喜悦地围着孩子打转。可皇帝越是喜欢这个女儿，柳昭容的心情就越黯淡。若是男孩该有多好！她这样想着，脸上有两行泪水滑落。

皇帝的儿子已有五个，女儿却仅有赵修仪所出的一人，即乳名为阿芜的临川公主。如今又添一女，皇帝自然欢喜。宫中人都知趣，各式各样的礼物被源源不绝地送到了柳昭容殿中。

生了女儿还被如此重视，本是旁人求也求不来的福气，可柳昭容看着满满一室的礼品，想起之前宫中那传得沸沸扬扬的传言，反而越发不高兴。虽然那传言并不是她的本意，但如今生女，什么梦龙入怀也成了笑话一个，她便觉得其他人不过是借着这机会讽刺她罢了。

因她心中抑郁，对女儿也就越发冷淡，不说她殿中宫人，就是诸位嫔妃也都瞧出了端倪。

一次绮素前来探访，将小公主抱在怀中，想起柳昭容似乎还不曾抱过这孩子，便笑着走近她问：“昭容不想抱抱小公主吗？”

柳昭容摇头，看起来兴致缺缺。

绮素微一思索，已明了柳昭容心思，柔声劝道：“昭容还年轻，以后自然还有机会，何苦和刚出生的孩子赌气？”

柳昭容看了绮素一会儿，嘴唇冷淡地一勾：“贤妃已有二子，自然站着说话不腰疼。”

立于绮素身后的绿荷变了脸色，即使不提贤妃在宫中的地位，此言也太过失

礼了。

绮素却并不生气，微笑着哄怀中婴孩。等女婴睡着了，她将孩子交给乳母，才对柳昭容道：“男也好，女也好，总归是自己的骨肉。为人父母，岂有不疼爱孩子的？”

“贤妃莫非在指责妾母不为母？”

“自然不是，”绮素的态度依旧温和，“只是觉得为人父母，疼爱子女乃是天性。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孩子将来会给昭容带来福气也说不定。”

柳昭容沉默不语，但神色间明显地不以为然。

绮素轻叹一声，不再说什么。柳昭容在宫中树敌甚多，太妃和宋遥又都怀疑她有夺嫡之意，此时生女未尝不是好事。只是柳昭容入宫以来一帆风顺，怕是已瞧不清自己的景况了。绮素并不愿柳昭容就此失势，可她与柳氏却算不上盟友，说话不能不谨慎些，只能点到为止，否则风声走漏，反倒会牵连自己。

回到淑香殿，绮素在门口就听见了里面长寿和莲生奴的呼喝之声。绮素只道他们又在打架，不由得头疼，这两个孩子真是没有一天消停。她疾步向内走去，却见两个孩子并没打架，而是并排立在屋子中间，口中呼号，手里竹刀生风，竟有了两分武者的架势了。

“莲生奴，手再高一点。”座上一人一边饮着蔗浆一边慢悠悠地说道，却不是皇帝是谁？

绮素不由得好笑，原来父子三人又在指点“武艺”了。她上前见了礼，才笑着道：“至尊要过来也不让人说一声，妾若知道至尊要来，便会在殿中恭候圣驾了。”

皇帝放下蔗浆笑道：“今天事情完得早，就顺道过来了。”

两个孩子见母亲回来，都放下刀过来行礼。绮素见两人满头是汗，便吩咐绿荷带他们下去洗脸更衣，两个孩子望向皇帝，皇帝点头：“去吧。”

长寿欢呼一声，丢下竹刀先跑了出去，莲生奴也有样学样地跟着跑，绿荷拾起竹刀，急急忙忙地追在他俩身后。

待屋内安静下来，皇帝笑着向绮素伸出手：“听他们说你去昭容那儿了？”

绮素被皇帝的手牵引着在他身前坐下，微笑道：“是呢。眼看着小公主越长越漂亮，将来不知会如何可人呢！”

皇帝意味不明地一笑：“朕瞧你经常往那边跑，倒是比她亲生母亲还要

上心。”

绮素听这意思，似乎皇帝对柳昭容有些不满。她不想节外生枝，遂又笑问：“小公主也快两个月了，名字和封号也该早点定下来才是。”

皇帝点头：“封号已经有了，名字我也想了几个，正好，你来参详参详，哪一个合适？”

绮素笑着取来了笔墨，又替皇帝铺了纸。皇帝提笔列了几个名字，拿与她看。绮素看了后笑道：“名字倒都不差，不过妾以为还嫌普通了些。至尊既视小公主为掌珠，总要有个极好的名字才配得起她。”

皇帝抚须笑道：“说得这样容易，你倒是想一个出来。”

绮素也笑着回答：“那妾就斗胆想一个了。”她凝神想了一阵，从案上另取了一笔，在白纸上提了两字，双手呈给皇帝。

皇帝接过，却是“瑶光”二字。绮素语含羞涩：“妾读书不多，只记得少年时读的汉赋里有一句‘上飞闼而远眺，正睹瑶光与玉绳。’妾觉得瑶光二字好听又气派，正适合小公主的身份。若是这名字不对，至尊可别笑话妾。”

皇帝沉吟道：“《淮南子》载，瑶光者，资粮万物者也……”他在案上一拍：“这气派也配得起我的女儿。”

很快皇帝就正式给小公主赐名“瑶光”，封兰陵公主。宫人都道，皇帝对这公主果然是青眼有加，处处都显得与众不同。

柳昭容听到这名字时却是一愣，待听到这名字乃是贤妃的主意，更是皱起了眉头，向皇帝道：“瑶光乃北斗第七星，又名破军，岂有用作女子之名的道理？贤妃为我女儿取如此之名，不知是何用心？”

皇帝拂然不悦：“贤妃也是好意，她读的书不及你多，不知道出典也是有的。瑶光本有祥瑞之意，朕也觉得这名字有气象，没什么不好。”他斜眼看着柳昭容：“上次你不是说女孩名字没什么要紧，让朕做主吗？这会儿赐了名，你倒又不满意了？”

柳昭容咬唇，片刻后才悻悻地道：“无论如何，她也是妾的女儿，难道连取个名字妾也不能过问了？”

皇帝似笑非笑地打量柳昭容：“这时你又记起她是你女儿了？她出生至今，你可曾抱过她一次？可曾仔细看过她一眼？朕倒觉得，贤妃对她事事上心，比你更像她的母亲。”

生女以后，柳昭容对绮素本就有芥蒂，听了这话她一时没忍住，冷笑道：“妾何敢比贤妃？”

皇帝听她语气不对，面色一沉：“你什么意思？”

若是平日，柳昭容绝不会在明知皇帝不悦的情况下还要逆他龙鳞，可此时她的心里又是委屈又是愤怒，竟完全顾不得了，讥讽之语一时冲口而出：“哀孝王的遗孀若不是本事了得，又怎能得陛下厚爱？”

啪的一声，皇帝反手一掌，狠狠地掴在了柳昭容的脸上。

皇帝这一掌用劲不小，柳昭容没有提防，被这一掌打得跌坐在地。柳昭容被这一掌打蒙了，呆呆地坐在地上，用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皇帝那张愤怒而扭曲的脸。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忙用手捂住了脸。皇帝对后宫的嫔妃一向有礼，从无粗暴的举动，她还是第一次见到皇帝如此动怒。

“朕对你的确太过纵容了！”皇帝冷冷地宣布了对她的处罚，“从今天起，你降为美人，闭门思过，好好想想什么叫作妇德。”

皇帝一边册封了幼女兰陵公主，宠爱非常；一边却又将其生母从昭容贬为美人，罚她闭于殿中思过，这一热一冷的态度不免让宫中议论纷纷。

柳昭容与皇帝争执时并未遣退宫人，故而好事者很快就打听出了来龙去脉，传了开去。这日谢才人、邓才人还有孙才人闲来无事，便聚在园中的阴凉角落里消夏闲聊。

“那件事你们听说了吗？”谢才人先开了口，慢悠悠地用银匙搅动着碗里的乳酪樱桃。

孙才人用团扇遮去了大半面容，却掩不住唇边的笑意：“自然听说了。她嚣张的时候可没想到会有今日吧？”

“可惜至尊说了，要她闭门思过，否则我还真想去看看她现在是副什么嘴脸呢。”邓才人吃吃地笑道。

她们与柳美人同时入宫，却只有柳美人独得皇帝的欢心，而柳美人又是不知谦和为何物的人，三人对她早就满腹怨恨，尤其是当年挨过柳美人一掌的邓才人。此时见柳氏失势，三人自然是拍手称快。

“三位才人真是好兴致。”三人说得正高兴，身后轻柔的女声突兀地响起。

三人吃了一惊，她们明明命宫人守在四周，不让闲杂人等靠近，怎么还会有

人来惊扰？三人回头，却见绮素和绿荷站在离她们只有几步远的地方，身后还有随侍的宫人，全都静默无声。

三人面面相觑，不知绮素听到了多少。到底谢才人机灵些，连忙接口道：“不知贤妃到此……”可当她接触到绮素沉静的目光时，不知为何就说不下去了，讷讷地住了口。

绮素缓缓地扫过她们，并没有说话。

谢才人向邓才人使了个眼色，邓才人赔笑问道：“贤妃这是要往哪里去？”

“去柳美人处。”绮素疏疏淡淡地回答，“希望我没有扰了三位雅兴。”

三人互视一眼，孙才人道：“贤妃说哪里话？只是柳美人被令思过，怕是不好见人呢。”

绮素向三人微微一笑：“柳美人初为人母，不见得知道怎么照顾兰陵公主，我不放心，所以过去看看。至尊总不至于恼了自己尚在襁褓的儿女。失陪了。”

绿荷向身旁的宫人使了个眼色，宫人们上前引路，一行人悄然无声地走远了。

等到绮素的身影彻底消失了，三位才人都松了口气。

“这位贤妃……”谢才人语含讥讽，“倒真是当得起一个贤字。”

邓才人凑在她肩头，确定绮素走远了，才道：“她倒是一向老实厚道，那柳美人三番四次找茬，她不但忍了下来，还帮着照顾小公主。要是我，才不会这么大度。”

孙才人轻笑：“就因为她是这样的老好人，至尊才会把后宫交给她吧？若是换了柳美人那样跋扈的人，还不知道要翻出什么花样呢。”

三人议论了一阵，自觉尽兴了，才各自散去。

绮素则在宫女引导下直入了柳美人殿中。

方进殿，她便听见了婴孩的哭声，便吩咐绿荷去向柳美人问禀一声，自己则径直向瑶光房中走去。一入室内，绮素却吃惊地发现在瑶光摇篮旁呆坐的正是柳美人。瑶光哭得这样厉害，她却仿佛没听见一般，只盯着对面的描金屏风出神。似乎察觉到有人进来，柳美人慢慢地转过了头，向绮素看了过来。这一举动也让绮素看清了她的样子：仅仅数日，她竟已形容憔悴，脸上脂粉未施，双目红肿，两颊消瘦，下巴也尖了不少；一头乌发未加束缚，任其披散，垂落在素衣之上。这哪里是艳冠后宫的柳昭容？倒像是鬼魅一般。她盯了绮素许久，却没有出声，



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也不知到底认出了绮素没有。

绮素听瑶光的哭声已变了调，也顾不得和柳美人说话，匆匆上前将瑶光抱出摇篮察看，幸而瑶光并无大碍，想来应该只是饿了。绮素松了口气，转身让人叫来瑶光的乳母。

乳母匆匆赶来，一进屋绮素便厉声呵斥道：“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放着公主不管，这乳母你是怎么当的？”

“禀，禀贤妃，”乳母惊惧地跪在地上道，“是，是美人不，不许奴进来。”

绮素看了呆坐的柳美人一眼，声音略微和缓：“公主饿了，你带她去哺乳吧。你是公主的乳母，照顾好公主才是你的职责。”

乳母应了，小心地从绮素手里接过瑶光，抱到别室哺乳。

没再听到瑶光的哭声，绮素这才放下心来。她将其他人遣退，走向柳美人，严肃地说道：“公主终是美人的骨肉，美人如此态度，未免太狠心。”

柳美人不应，反而有些厌倦地转开头。

绮素见她答，略微提高了声音：“宫中风云变幻，起落也是常事。美人不过是稍受挫折，竟就如此自暴自弃，岂不让人笑话？”

“笑话？”柳美人嗓音嘶哑地开口，“陛下如此轻贱于我，我不早就是宫中的笑柄了？我以真心待他，却落得了如此结局，贤妃却说我只是稍受挫折？”

绮素放缓了语气：“美人这些年怕是过得太顺心了，只道陛下斥责于你便是奇耻大辱，却不见谢才人她们独守空房。陛下虽将你的名分降为了美人，但吃穿用度却还是和以往一样，可见陛下对美人还是怜惜的。”

“贤妃以为我在意的仅仅是名位？”柳美人挑眉。

“那么美人在意的是什么？”绮素反问。

柳美人没有马上回答，她眼中蒙上了一层雾气，良久才道：“我以为陛下是我的良人……”

“他是天子，是至尊！”绮素突兀地打断了她，“除此之外，他不会不再是其他什么人。”

柳美人身子一震，似乎惊讶于绮素生硬的语气，开始重新审视她。绮素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眼帘微垂，掩去了自己的情绪。柳美人坐回摇篮边，陷入了沉思。